



天一阁博物馆

○ 编

TIANYIPAVILIONSERIES

天一閣文叢



第

7

輯

天一閣文

藏
書

天一閣博物馆 编

第 7 辑

TIANYI PAVILION SERIES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一阁文丛. 第7辑 / 天一阁博物馆编. —宁波:宁波出版社, 2009.9

ISBN 978-7-80743-455-9

I . 天... II . 天... III . 藏书楼—文集 IV . G258.83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74457号

天一阁文丛 (第7辑)

天一阁博物馆 编

出版发行：宁波出版社

社址邮编：宁波市苍水街79号 315000

责任编辑：沈建国 王顺富

封面设计：吉祥文化

印 刷：浙江开源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×1092毫米 1/16

印 张：16

字 数：300千

版 次：2009年11月第1版

印 次：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978-7-80743-455-9

定 价：30.00元

目 录

考证

- 扬州徽商江春及其受命为四库馆征书考述(上) 郑伟章(001)
《田吴诏书事钩沉》摭遗 王亮(014)
王筠《说文释例》版本考略 唐桂艳 张腾(017)
乌山胡氏宗谱考录 童银舫(023)
清代徽籍私人藏书家抄书活动考 鲁燕(032)
程端学和他的《春秋本义》 李凤梅(037)
孙奕与《履斋示儿编》 赵伟含(043)
《永乐大典》残卷在海外的收藏 郝艳华(049)

论说

- 《中国重要藏书家及其藏书楼命名考》序 范凤书(069)
浙江刻书史概述 顾志兴(072)
上海图书馆藏校稿本《尔雅汉学证义》述略 王世伟(080)
藏书家王铨济与《两忘宦诗存》 李军(086)
山西的佛教典藏简论 郑梅玲(093)
来新夏民众读书室藏来新夏著述简目 孙伟良(099)
孙月峰先生著述见知录 王孙荣(112)

人物

- 铁琴铜剑楼藏书重要的守护者和传承人瞿启甲 曹培根(128)
“新文学健将”与“厂甸巡阅使”
——试述钱玄同先生的学识底蘊 荣方超(136)
没有藏书的藏书家
——杜定友藏书思想述略 李勤合(146)
“六一山房”主人董沛 胡鼎阳(153)
记藏书家李文衡先生 袁佳红(156)

探索

- 从《西谛书话》看郑振铎先生的藏书 张振利(159)
传统终结的重大演进和最后辉煌
——嘉业藏书楼私家藏书文化新析(上) 陶济(169)
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之用纸 杨居让(179)
试论诸子十家目录之流变 王琳(184)
五桂楼私家藏书文化演进探讨 万蔚萍(191)

观点

- 关于“皕宋楼事件”罪责之我见 来新夏(198)

鉴赏

- 两部“十二针眼装”家谱 励双杰(204)

关注

- 关于天一阁形象宣传策划的思考 张波(208)
数字天一阁建设分析与探讨 任红辉(217)
关于天一阁文化特色、价值及保护利用建设的思考 施祖青(224)
天一阁博物馆陈列改造创新的几点思考 李洁莹(229)
宁波鼓楼建筑保护之我见 千彬波(235)

忆往

天一阁范家最后的守护者范盈注先生生平述略 鲍国强(239)

逸事

书林鸿爪两则 周生杰(245)

编后语 (249)

扬州徽商江春及其受命为四库馆征书考述(上)

郑伟章

江春，是清乾隆年间扬州徽商的代表人物之一。近年出版的有关徽商的著述，无不涉及到他。2009年5月，香港凤凰卫视有专门节目介绍了他，使得这位历史人物为更多人所知。江春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兼商人。他创造了富可敌国的家财，建造了一座座美丽的亭园。他以布衣上交天子，养士，养戏班，俨然一方诸侯。对这样一位传奇的历史人物，有必要进一步加以研究。比如，他曾受命为四库馆征书的事迹，就尚无人涉及。

一、诗人江春、江昉兄弟及其诗集

江春，字颖长，别号鹤亭。生于清康熙六十年（1721），卒于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）七月^①，年六十九。本籍安徽徽州歙县江村人。其先祖为浙江衢州开化县人；迁歙始祖为宋代的江汝刚，字君毅，由进士官歙州军事通判，任满遂卜居城北橙子培，以氏名地曰江村，又名橙阳。^②乾隆四十年（1775），江登云（字舒青，号爱山）撰刻《橙阳散志》十二卷，其子江绍莲（字宸联）续之。该书所记江村人历代作者达七十余人，著作两百种以上。^③可见江村在歙县的历史地位。

江春祖父江演（字次羲，号拙庵）于明末从歙县江村迁至扬州，从事盐商，“竭蹶营造”，好行善事，曾修建扬州北关万年桥，浚扬州伍佑东河百二十里。^④康熙间，圣祖南巡，江演“跪迎于门，蒙温语相劳，亹亹奏对，天颜大霁”。江春之父江承瑜（字崑元，号惕菴）系扬州盐务总商之一，亦乐行善事。^⑤江春初为仪征诸生，师从金坛王步青攻举业。王步青（字罕皆，号已山），雍正元年（1723）进士，官至翰林院检讨，后为扬州安定书院山长，键户课读，以儒宗负海内重望，执贽门下者不远千里，所造多知名士。^⑥撰《四书本义汇参》四十五卷、《已山先生文集》十卷、别集四卷，皆入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存目。

江春于乾隆六年（1741）一应乡试不售，即弃去帖括，专治禹策。其父病故后，他被两淮盐政当局金为盐务总商。两淮盐务总商共有三十人，但江春“练达多能，熟悉盐法，司盐政者咸引重之，俾综商务，勤博急公”^⑦。他年轻而能力超强，能诗善文且风度翩翩，是崭露头

角的新一代总商。

江春，一是商人，二是诗人。清人李斗（字艾塘）云：“江春初为仪征诸生，工制艺，精于诗，与齐次风^[1]、马秋玉^[2]齐名。先是，论诗有南马北查^[3]之誉。迨秋玉下世，方伯^[4]遂为秋玉后一人。体貌丰泽，美须髯，为人含养圭角，风格高迈，遇事识大体。”^[5]清人袁枚云：“乾隆己未（四年）冬，余恩假归娶，路过扬州，初识江公颖长。余年二十有四，而公始任戴冠。其时，两淮司属策者侈侈隆富，多声色狗马、投筭格五是好。而公独少年渊雅，与王己山（笔者按：即王步青）、程午桥^[6]诸先生游山赋诗。余洒然异之。”“公长身玉立，角犀丰盈，晚年虽须白如银，而神采焕发，聪强不衰。”^[7]清人阮元云：“鹤亭公……善属文，尤长于诗，与程编修梦星齐名。以五经应试未第，遂出其才，治鹾业。上官知其能，檄为总商。”“公伟岸丰颐，美须髯，喜吟咏，广结纳，主持淮南风雅。”^[8]

他与堂弟江昉被称为“二江”或“二公”。江昉，字旭东，号砚农，又号橙里，生于雍正五年（1727），卒于乾隆五十八年（1793），年六十七。其父江承玠，字楷五，号讱存，例贡生，官至嘉兴、台州太守，后升浙江盐驿道。^[9]江昉居江园之紫玲珑阁，“惟以诗书自娱”、“尤工填词”。^[10]清人李保泰说他“幽鼻高介，耽山水之游，尤刻意南北宋小词”^[11]。清人吴锡麒评论江春、江昉兄弟二人诗的特点云：“余观鹤亭诗，寄意高远，气度豁如。平生经济不得试之衷，亦时时寓于其内。而橙里胸无尘滓，又颇耽琢小词，一唱三叹，独得其清微窅眇之趣。”^[12]

江春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是无子嗣。弟江昉有三个儿子，先以季子振先嗣之。振先，字子野，号文锋，生于乾隆四十三年（1778），殇于五十四年（1789）二月十八日，年仅十二岁。昉又以次子振鸿继嗣之。振鸿，字颉云，号文叔，嘉庆九年（甲子）刻《新安二江先生集》者。昉之长子振鹭，字芑堂，号玉华。

今国家图书馆古籍分馆有江振鸿康山草堂于嘉庆九年开雕之《新安二江先生集》十卷，一函六册。第五、六册末有“大清嘉庆九年岁次甲子九月九日扬州康山草堂开雕，吴县袁廷椿、江都张镠同校字”长方条隶书牌记。此书用绵白纸，刻印精雅。每半页十行，行十八字，天头地脚皆开阔，堪称清人印书中之善品。校字系出袁廷椿、张镠之手。袁廷椿，字又恺，又字寿阶，江苏吴县人，其家五砚楼、红蕙山房藏书有名于嘉道间（见拙著《文献家通考》上册第551—554页）。张镠，字子贞，号老耋，江都人，性懒，不修边幅，穷老以终。工诗善书，尤善画山水，兼工铁笔。又，是书开卷每书名之下或卷末，均钤以“楚生莫堂”朱方隶书小印，系贵州莫堂铜井文房、文渊楼之藏书。莫堂，字楚孙，一作楚生，贵州独山人，莫祥芝之子，友芝之从子（拙著《文献家通考》中册第1098—1099页有传）。

是书头三卷即江春所撰《随月读书楼集》上、中、下三卷。卷上、中录古今体诗216首，卷下为《黄海游草诗》32首、《深庄秋咏诗》72首，共收入诗人江春的诗作320首。我称江春为诗人是有根据的。根据之一是清人袁枚，云：

凡咏险峻山川，不宜近体。余游黄山，携曹震亭、江鹤亭两诗体作印证。以为江乃巨商，曹故宿学，以故置江而观曹。读之，不甚慊意，乃撷江诗，大为叹赏。如《雨行许村》云：“昨朝方戒途，雨阻欲无路。今晨思启行，开门满清煦。雨若拒客来，晴若招客赴。山灵本无心，招拒讵有故？”又曰：“非是山行刚遇雨，实因自入雨中来。”皆有妙境。《云海》云：“白云倒海忽平铺，三十六峰遭吞屠。风帆烟艇虽不见，点点螺髻时有无。一笑看尘中，局缩辕下驹；曷不来此登斯须，垣遮瓦压胡为乎？”《云谷》云：“领妙如悟惮，搜秘等居雠。看山得是法，善刃无全牛。”其心胸笔力，迥异寻常。宜其隐于禹筭，而能势倾公侯，晋爵方伯也。卒无子，年逾六十而终。呜呼！非余与交四十年，又谁知其能诗哉？^[20]

袁氏为一代诗人之柄衡，不轻许人，于江春则大许为“心胸笔力，迥异寻常”，“大为叹赏”其诗作，可见其诗才非同寻常。

根据之二是清人王昶。王昶自述“弱冠后出，交当世名流”，“扬历四方”，“贤士大夫之能言者，攬环结佩，率以诗文相质证，披览之下，往往录其最佳者藏之篋笥，名曰《湖海诗传》，忽忽将六十年，而予年亦八十矣”。^[21]他也是乾嘉诗坛点将之帅星。其《湖海诗传》卷十九录存了江春两首被他认为是“最佳者”藏之篋笥。其一首为《灵锡泉》，后四句云：“香雨诸天洒，梅林一道穿。清风发幽籁，心赏自泠然。”其一首为《新月》，云：“三五称佳夕，清晖自昔闻。今看新月早，已觉夜光分。无力穿疏幔，如钩隐暮云。却怜墙角上，花影欲纷纷。”其《蒲褐山房诗》云，“江都自马氏曰琯兄弟外，能读书好客者，惟江鹤亭”，“又馆人学子于家，及卒，刻其《学福斋诗集》，其好事不多得也”。^[22]最主要的还是他的诗作确实品位很高，如《题黄北垞<沧浪渔笛图>即次原韵》诗云：“平生诗句爱含秋，世事随他剑刻舟。渔笛数声家一叶，只容高士不容秋。”

是书卷四至卷八，系江昉之诗词集。卷四为《晴绮轩诗集》，录江昉古今体诗 103 首；卷五为《晴绮轩集句》，录江昉集句诗 90 首；^[23]卷六、七为《练江渔唱》上、下卷，系江昉所填 116 阙，前有沈大成序；卷八系江昉《集山中白云词句》，录词 26 阙，金兆燕撰序。此外，据《橙阳散志》载，江昉尚著有《砚农诗集》，又辑有《醴陵集》、《何水部集》、《十大家古文》等。^[24]

是书卷九为附录，系江昉之长子江振鷺所撰《玉华诗钞》，录古今体诗 151 首，前有兴化顾麟瑞于嘉庆九年（1804）三月所写序。卷十亦为附录，系出嗣江春而夭逝之江振先所撰《文锋遗稿》，录其古今体诗 63 首，前有江振鸿所撰《七弟振先墓碣》。其实振鸿亦善诗文，李斗云，江振鸿亦“好读书，长于诗”^[25]。《歛事闲谭》卷八（上册，248 页）云：振鸿著《莺花馆诗钞》。江藩云：喜吟咏，工绘事。好善乐施，捐资赈济。然嘉庆九年刻《新安二江先生集》，录其父辈之诗刻之，又录其兄弟二人之诗附之，唯独未刻入他本人所作之《莺花馆诗钞》，可见其人格及为人。惜今已难踪迹此集矣。

由上可说，江氏一门兄弟、子侄皆诗人。江春本人虽未走科考入仕之途，但因出自名师之门，其诗亦颇有名于时，故当时的大诗人袁枚、王昶、吴锡麒等人甚推崇之。

二、江春与清高宗南巡

江春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功，关键在于清高宗弘历皇帝的六次南巡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，改变了他的人生。高宗于乾隆辛未（十六年）、丁丑（二十二年）、壬午（二十七年）、乙酉（三十年）、庚子（四十五年）、甲辰（四十九年）有六次南巡。每次南巡，进入江南后，皇帝都要先在扬州驻跸一些时日，再去镇江、江宁、苏州，最后抵达杭州。从杭州又沿原路返回，途经扬州时再住一些时日。时江南总督高晋将高宗南巡的谕旨、诗文等编为《南巡盛典》，萨载续编，阿桂合编之，共100卷。

皇帝南巡，就如同天子从天上走向了人间，赢得百姓个个争睹，人人膜拜。高宗于三十年《初游上方寺》诗中有两句云：“马足纷随定何碍，蹠踧惟惜麦抽芒。”原注云：“万姓随马足趋瞻，竟有践踏麦苗者，既不忍严禁，呼令莫履麦田，彼乃不听也。”^[26]又于四十九年咏《麦苗》诗云：“堤外麦苗日日多，向南暖润绿婆娑。万民瞻覩纷蹠踧，心既惜之不忍诃。”原注云：“堤外麦苗新茁，道旁老幼奔走就瞻，不免践踏，心实惜之。然念其爱戴诚殷，不忍加以诃斥也。”^[27]当时场面可见一斑。

在那个时代，国就是君，君就是国，忠君就是爱国，爱国就是忠君。全心全意、忠心耿耿为南巡的皇帝做好服务工作，就是每个臣民的天职。江春向皇上献忠心、表忠诚，就是舍得用手中的金钱、财富，来满足皇上南巡之所需。袁枚云：“亡何，鹕务寝削，商中耆旧凋谢。恭遇国家大典礼、大徭役，大府无可咨询，惟公是赖。公阅历既久，神解独超，辅志弊谋，动中款要，每发一言，定一计，群商张目拱手，画诺而已。四十年来，凡供张南巡者六，祝太后万寿者三，迎驾山左、天津者一而再。最后赴千叟宴，公年已六十余。每跪道旁，上望见辄喜，召前慰劳，询问家常，所赐上方珍玩，加级纪录之恩，莫可纪算。转运使出都，请训，上面谕：‘江广达人老成，可与咨商。’广达者，公行盐旗号也。”^[28]（按：此处袁枚关于“江广达”的注释很重要。）高宗及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从来不呼其名“江春”，而称“江广达”。若非此注释，则后人不知江广达即江春也。袁枚还记述了江春所办数事称旨。“丁丑（二十二年），办治净香园称旨，尚给奉宸苑卿衔；盘获内监逸犯有功，晋秩布政使衔；辛卯（三十六年），上知公贫，赏借帑三十万，以资营运；未几，两淮提引案发，上震怒不测。群商就逮就师，势汹汹，度不能自脱。而公慨然一以身当。廷讯时，唯叩头引罪，绝无牵引。上素爱公，又嘉其临危不乱，有长者风，特予赦免。其他盐政诸大吏，咸伏欧刀。而公与群商拜恩而返。妻孥迎门，先咷后笑，方知大树之下可借余荫。”^[29]

阮元撰《江鹤亭·橙里二公合传》及《橙阳散志》所记与袁枚略同，综合起来，江春与高宗皇帝关系密切的事情是：

十六年(辛未)首次迎驾。阮元云：“上巡幸江浙、扬州。迎驾典礼距圣祖时已远，无故牍可稽。公创立章程，营缮供张，纤细毕举。”^[30]江春有诗咏曰：“忆昔辛未冬，相携趋辇毂。坚冰冻人须，积雪没马足。”因迎驾有功，“加顶带一级”。

二十二年(丁丑)金山召对称旨。阮元云：“二十二年南巡，驻跸金山，召对称旨，亲解钖金丝荷包。授内务府奉宸苑卿。”^[31]江春本人记云：“丁丑仲春，恭逢圣驾南巡，驻跸金山，奏对称旨，圣心悦豫，当蒙亲解御佩金丝荷包面赐小臣。询异数也。”授内务府奉宸苑卿，^[32]是“办治净香园，称旨”，阮氏记为三十年，误。本年因“承办差务，踊跃急公”，江春与黄履暹、洪征治、吴禧祖等均加此职。李斗云：“北郊构别墅，即是园。”“丁丑改为官园”，^[33]江园由私园改为官园，并赐名净香园，是在这一年。

二十七年(壬午)，高宗巡幸净香园，题匾、联并诗两首。因“两淮商众承办差务皆能踊跃急公”，再次给上述四人各加一级。

三十年(乙酉)，高宗再次幸巡净香园，为怡性堂题匾、联并诗，再吟《净香园》诗。捕捉“盗销金册”要犯张凤发生在是年，而非袁氏所记“壬午”(二十七年)。阮元记其经过云：“太监张凤以销毁金册，捕逃颇急。凤到扬州谒公。公于杯酒间缚之。”^[34]是年八月初八日，高宗有谕旨云：“据高恒奏，太监张凤潜逃至扬州，经商人江广达盘结稟报，拿获押解等语。内务府各衙门严缉累月，竟不能获。致令逃至扬州，被高恒所获，甚属可嘉，着交部从优议叙。商人江广达本非地方官有缉盗之责者可比，乃能留心盘获，实属奋勉可嘉！伊系三品卿衔，着加恩赏给布政使衔，以示嘉奖。”^[35]是年，江春由三品奉宸苑卿晋升为布政使衔。

三十三年(戊子)，发生两淮提引案。袁氏未详此案发生时间，阮元、《橙阳散志》亦同样未详。阮元云：“两淮提引案发，逮治群商，首总黄源德老疾不能言，余皆自危于斧锧。公毅然请当其事。廷谳时，惟叩头引罪，绝无牵引。上知公无私，诏释不问。狱解，所保全两淮之人甚众。”^[36]至乾隆中期，官盐销量大增，本年计划中的盐引往往不敷销售，只得预提下纲盐引。如二十九年预提三十年纲引40万道，三十年又预提下年纲引20万道。从十一年至三十二年共预提两淮纲引496万多道，应有余利1092万余银两归公，各盐政置之不问。^[37]因此，朝廷于是年将两淮盐政及各总商“就逮京师”讯问。“其他盐政诸大吏咸伏欧刀”，而总商们因江春的表现感动了高宗，而“特予赦免”、“拜恩而返”。

四十五年(庚子)，高宗南巡，又巡幸净香园，有诗两首。巡幸江氏康山草堂，书额，咏诗两首。

四十九年(甲辰)，高宗南巡，再次巡幸江氏净香园、康山草堂，为康山草堂题联两副，书对山楼额，咏诗三首。巡幸江氏东园，为之书额三副，题联两副，咏诗三首。尤其这次巡幸

康山，袁枚云：“公抱七岁儿迎驾。上抱置膝上，摩其顶，亲解紫荷囊赐之。恩幸之隆，古未有也。”^[38]关于这年三月七岁儿召对称旨一事，《新安二江先生集》卷十《文锋遗稿》前所附江振鸿撰《七弟振先墓碣》言之甚详。七岁儿即振鸿之弟振先。此儿两岁识字，三岁读《毛诗》，五岁入学即咏《雨》诗云：“地气升上去，天风吹下来。及时自生发，随意活莓苔。”^[39]《文锋遗稿》录其诗 63 首，夭时仅 12 岁，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诗人之一。《墓碣》云：“甲辰岁（笔者按：即四十九年），上皇南巡狩，弟随先大夫（笔者按：即嗣父江春）迎銮舆于康山，上命侍卫拥至上前，曰：‘汝来何所求？’先对曰：‘臣无所求，求寿耳。’上曰：‘长命至百岁。’先叩首，曰：‘臣命薄，惟君能造命。’上悦，摩其顶，解金丝荷包赐之。”^[40]这种异数和宠幸确实“古未有之”。可惜此儿的确“命薄”，五年后即夭逝了。

五十年（乙巳），《橙阳散志》云：“乙巳庆元，恭赴千叟会，与族兄进同与宴。锡杖，借帑舒运，恩数异常等。人以为荣，盖由实心极称。”^[41]

按：“借帑舒运”，袁枚记在辛卯（即三十六年）。阮元未详何时，仅记“公贫无私蓄，办公力绌，上赏借帑金三十万两”。^[42]江家虽富可敌国，但因江春“专心国事，不顾私计”，故常有囊中羞涩的时候。阮元云：“同日分亭馆宴客，客至以数百计，恒以长物付质库，分给数庖以应之。”“卒之曰，家无余财，赐帑未缴，鬻产及金玉玩好以足数。”“上知其卒后贫，复赐帑，谕振鸿业继，以继其父。振鸿始冠，能文，勤谨俭约，力图起其家，不敢负上垂念旧商之恩也。”^[43]振鸿不敢再借内帑，但到嘉庆年间最终也未逃破产的命运。阮元云：“康山自陶澍清欠帑后，公私没入。旧时翠华临幸之地，今亭馆朽坏，荆棘满地，游人限足不到。”^[44]康山草堂后相继转归阮元、魏源等。

江春在高宗心目中是“诚荩有长才”，赢得了皇帝对他的信任。关键是他惟皇上之需为需，“百万之费，指顾立办”，即使“家屡空”也在所不惜。对皇上的意图，他“神解独超”，“祇候供张，胥由擘画”。徐珂云：“高宗巡幸至扬州，时江某（笔者按：即江春）为盐商纲总，承办一切供应。某日，高宗幸大虹桥，至一处，顾左右曰：‘此处颇似南海之琼岛春阴，惜无塔耳！’江闻之，亟以万金赂近侍，图塔状。既得图，乃鸠工庀材，一夜而成。次日，高宗又幸园，见塔巍然，大异之，以为伪也。既至，果砖石所成。询知其故，叹曰：‘盐商之财力伟哉！’”^[45]据史料记载，乾隆年间，以“江广达”个人名义向国家捐纳的银两总数为 1120 万两，包括军需 600 万两，河工 200 万两，灾济 100 万两，备公 220 万两。而从康熙至嘉庆初年的 130 年间，所有两淮盐商捐纳的也不过 4000 万两。江春一人捐纳的就占了总数的四分之一。^[46]袁枚、阮元都说：“公理鹾务四十年中，凡祇候南巡者六，祝皇太后万寿者三，迎驾天津、山左者二。最后入京赴千叟宴。国家有大典礼及工程、灾赈、兵饷、捐输，上官有所筹划，惟公是询。”^[47]这些都是要江春掏出钱来赞助的。比如乾隆三十六年（1771）皇太后八旬寿庆，江春捐银 20 万两。四十五、四十九年两次南巡，江春各捐银百万两，等等。

三、江家园亭及清高宗巡幸

如今，人们只知苏州园亭风光胜天下，而不知在清乾隆年间，扬州园亭更胜苏州。当时有人论曰：“杭州以湖山胜，苏州以市肆胜，扬州以园亭胜。三者鼎峙，不可轩轾。洵至论也。”^[48]

李斗撰《扬州画舫录》，对扬州园亭、风景名胜、人文风情描述得淋漓尽致。他说，康熙间扬州有八家花园：王洗马园、卞园、员园、贺园、冶春园、南园、郑御史园、筱园等。^[49]到乾隆十六年(1751)、二十二年南巡时，仅塔湾附近就有“蜀岗三峰及黄、江、程、洪、张、汪、周、王、闵、吴、徐、鲍、田、郑、巴、余、罗、尉诸园亭”^[50]，共十八九处风景点。乾隆三十年(乙酉)前，扬州北郊有虹桥揽胜、冶春诗社等二十景，三十年后又增四景，形成了卢见曾时代的所谓“牙牌二十四景”。^[51]

“两堤花柳全依水，一路楼台直到山。”这是形容当时扬州园亭风光的名句。高宗南巡，临幸维扬，泛舟虹桥，纵览诸胜，品题湖山，流连名胜。临幸江氏净香园、黄氏趣园、洪氏倚虹园、汪氏九峰园，“无不各出新意，争奇斗丽，以奉宸游，可谓极帝王时代游观之盛矣”^[52]。扬州徽商私家园亭，还是要首推江氏园亭。

1. 江园即净香园

扬州“牙牌二十四景”之一的“荷浦薰风”，即江园，在北郊虹桥东岸，园中有黄芍药种，马曰琯曾为之征诗。乾隆二十二年(1757)改为官园，高宗赐名为净香园。李斗云：

园门在虹桥东，竹树夹道。竹中筑小屋，称为水亭。亭外清华堂、青琅轩馆。其外为浮梅屿。竹竟为春雨廊、杏花春雨之堂。堂后为习射圃，圃外为绿杨湾。水中建亭，额曰春禊。射圃前建敞厅五楹，上赐名怡性堂。堂左构子舍，仿泰西营造法，中筑翠玲珑馆。出为蓬壶影，其下即三捲厅，旁为江山四望楼。楼之尾接天光云影楼。楼后朱藤蔓延。旁有秋晖书屋及涵虚阁诸胜。又有春波桥，桥外有菜薰堂、浣香楼、海云龛、舣舟亭；桥里有珊瑚林、桃花馆、勺泉、依山二亭。由此入“筱溪莎径”，而至迎翠楼。^[53]

李斗还对园中每一处景致详加描述，如怡性堂，云：

栋宇轩豁，金铺玉锁，前敞后荫。右靠山用文楠雕密筭，上筑仙楼，陈设木榻，刻香檀为正生簾、花檻、瓦木阶砌之类；左靠山仿效西洋人制法，前设栏楯，构深屋，望之如数十百千层，一旋一折，目炫足惧，惟联钟声，令人依声而转。盖室之中设自鸣钟，屋一折则钟一鸣，关捩与折相应。外画山河海屿，海洋道路。对面设影灯，用玻璃镜取屋内所画影，上开天窗盈尺，令天光云影相摩荡，兼以日月之光射

之，晶耀绝伦。由是左旋，入小廊，至翠玲珑馆，小池规月，矮竹引风，屋内结花篱，悉用赣州滩河小石子，甃地作连环方胜式，旁设书椟，计四，旁开椟门，至蓬影壶。联云：“碧瓦朱甍照城郭（杜甫），穿池叠石写蓬壶（常元旦）。”是地亦名西斋，本唐氏西庄之基，后归土人种菊，谓之唐村。村乃保障旧埂，俗曰唐家湖。江氏买唐村，掘得宣石数万。石盖古西村假山之埋没土中者。江氏因堆成小山，构室于上，额曰“水佩风裳”，联云：“美花多映竹（杜甫），无处不生蓬（杜荀鹤）。”是石为石工仇好石所作。好石年二十有一，因点是石，得痨瘵而死。^[54]

按：李斗又云：“扬州以名园胜，名园以垒石胜。余氏万石园出道济（字石涛，和尚）手，至今称胜迹。次之张南垣所垒白沙翠竹、江村石壁，皆传诵一时。若近今仇好石垒怡性堂宣石山、淮安董道士垒九狮山，亦藉藉人口。”^[55]

据清阿克当阿等的《重修扬州府志》（嘉庆）、《画舫录》等文献载，从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到四十九年，高宗皇帝曾五次巡幸江园。

二十二年将江园改为官园。

二十七年，高宗赐名并书额“净香园”，题联曰：“雨过净猗竹，夏前香想莲。”浮梅屿上建碑亭，供奉“净香园”石刻匾及联。^[56]又有御制诗《题净香园》云：“满浦红荷六月芳，慈云大小水中央。无边愿力超尘海，有喜题名曰净香。结念底须怀烂漫，洗心雅足契清凉。片时小憩移舟去，得句高斋兴已偿。”^[57]御制诗《青琅玕馆戏成口号》云：“万玉丛中一径分，细飘天籁迥干云。忽听墙外管弦沸，却恐无端笑此君。”^[58]青琅玕馆有碑亭，供奉此诗石刻碑。

三十年，高宗题“怡性堂”匾，书联云：“结念底须怀烂漫，洗心雅足契清凉。”绿杨湾门内建厅事，悬此匾及联。并御制诗云：“雨过净猗竹，夏前香想莲。不期散步缓，率得以神传。几洁待题研，窗含活画船。笙歌题那畔，可入牧之篇。”^[59]

四十五年，高宗又吟诗两首，一曰《青琅玕馆口号》诗云：“矗矗千云步步图，静披细籁奏笙竽。青琅玕信和阗颗，戛征含宫似此无。”^[60]一曰《题净香园》诗云：“花以香为净，人因去有来。春秋十六阅，岁月隙驹催。径入真玕曲，座仍假竹陪（原注：入青琅玕馆，仍绿竹参天，而轩中坐处雕木成竹为屏榻，巧而不伤雅）。巧还不伤雅，拈句亦宜哉。”^[61]

四十九年，高宗为净香园书联曰：“水以澄渟谋目静，山惟平远致心闲。”又有诗数首，一为《题净香园》诗云：“沼园得号本因莲，此际花迟春仲天。碧水中宁无藉在，心莲香净岂非然。”^[62]二为《怡性堂》诗云：“步入琳琅径，出尝我所颜。净迎绿波曲，香待碧波潺（原注：是园以竹净荷香得名，竹则未秋，荷乃待夏也）。窗外真筠攢，座中假竹攀（原注：是处庭中植竹，座间复刻木为琅玕）。虚虚实实处，怡性色空间。”^[63]三为《青琅玕馆》诗云：“问底泠泠拂耳过，琅玕丛里奏云和。莫嫌个个联肩臂，君子由来岂厌多。”^[64]高宗《味余书室集》尚有《净香园》诗一首，不知撰于何时，云：“曲缭通幽室，松云豫圣颜。老梅芬馥馥，小沼韵潺潺。”

竹径清堪步，文窗景可攀。相应真幻际，香色有无间。”^[65]

2. 康山草堂

康山草堂是江家又一处著名园亭。李斗云：江园“丁丑改为官园”，并赐名净香园后，“移家观音堂，家与康山比邻，遂构康山草堂。郡城中有三山不出头之谚。三山谓巫山、倚山、康山是也。巫山在禹王庙；倚山在蒋家桥；今茶叶馆中康山，即为是地。或称为康对山读书处。”^[66]袁枚云：“先是，扬州城南有高阜，相传前明康海读书处，公家其旁，葺而新之，叠石穿池，请驾临幸。上喜平山之外得近处小憩，两幸其园，赋诗以赐。”^[67]董玉书云：“康山草堂在新城内东南隅，筑土为山，构堂其上。明正德中，康海以救李梦阳，坐交刘瑾落职，客扬州，与客宴饮、弹琵琶于此。董其昌题曰：‘康山草堂’。朱彝尊《雪霁同周仪部对酒康山》有诗。明大理寺卿姚思（孝）葺，后转吴氏。乾隆中，江颖长方伯购其地，重加修辟。高宗南巡，为人城驻跸之处，有御制诗。后阮文达公亦曾居之。迨光绪年间，衡阳魏仲蕃观察侨居邗上，营别业于其侧，曰蕃园。”^[68]

《明史·康海本传》曰：“康海，字德涵，武功人。弘治十五年殿试第一，授修撰。与梦阳辈相倡和，訾议诸先达，忌者颇众。正德初，刘瑾乱政，以海同乡，慕其才，欲招致之，海不肯往。会梦阳下狱，书片纸招海曰：‘对山救我。’对山者，海别号也。海乃谒瑾。瑾大喜，为倒屣迎。海因设诡辞说之，瑾意解，明日释梦阳。逾年，瑾败，海坐党，落职。”^[69]清人江楫有诗咏康海曰：“呜呼，自古宦官之祸忘人国，多少贤臣救不得。我读前史屡沾巾，忽到康山重太息。此山故主姚给谏，此山得名康修撰。修撰一代之忠良，嫉视宦官如大羊。无端刘瑾执国柄，欲杀直臣李梦阳。道路汹汹争不可，李曰‘对山能活我’。对山者谁修撰字，瑾独相须不相忌。金马门前损令名，无复鸣珂入翰林。可怜著屐到芜城，吁嗟乎，珰祸最数先朝烈。凭高北望转生哀，万里秋风白骨灰。只此山名藉康姓，时时有客抱樽来。”^[70]

李斗记康山草堂尚有数事。一曰：“鹾商安氏业盐扬州，刻孙过庭书谱数石，今陷康山草堂壁上。”^[71]按：此处安氏即安岐，字仪周，号麓村，朝鲜族人，入旗籍。家巨富，曾以数十万白银修天津城。著名藏书家。^[72]曾居扬州业鹾，扬州有安家巷。某糕点铺老板好笼养，“是时，盐务商总以安禄村为最，一日过其铺，闻笼中八哥曰：‘安公买我。’绿村喜，重值购之”^[73]。朱彝尊归过扬州，安氏赠以万金^[74]，故有《雪霁同周仪部对酒康山》之诗。袁枚云：“康熙间，朱竹垞游康山，有‘有约江春到’之句。今康山主人颖长方伯，修葺其地，极一时之盛，姓江，名春，亦一奇矣！”^[75]

二曰：“沈云椒总宪初^[76]于蕴山太守^[77]官扬州时，当与太守及寅和斋鹾使著^[78]、朱子颖转运^[79]游康山。园主江春求诗，总宪吟四绝句，传为盛事。”有诗句云：“振衣直上康山顶，十里扬州画不如。（李斗注：都转示余扬州全图，及登山四望，远近历历在目，更觉了然。）”^[80]

三曰：徐贊侯“家南河下街，与康山草堂比邻。毁垣即与江氏康山为一。南巡时，江氏借

之为康山退园，故亦得以恭迓翠华，传为胜事，遂与北郊之水竹居并称矣。”^[81]

阮元关于康山草堂和高宗两次巡幸此园的记述与袁枚略同，但更明确指出是在乾隆四十五年和四十九年。

四十五年，高宗题写“康山草堂”匾，有《游康山即事》诗两首。其一曰：“邗城策马进南门，闻说康山旧迹存。谁识浚河疏运道（原注：康山在新城南门内，高三丈许，无石骨，盖昔人浚运河时积土所成，因筑山馆。志书未详所始，亦弗深考耳），竟成筑馆作名园。时花二月之中遇，古树千年以上论。为仿画禅书四字（原注：旧有‘康山草堂’四字额，款署‘董其昌书’，以康海落职后曾来宴饮得名。但笔法不类香光，因仿董法重书四字赐之），似于不似缅钗痕。”其二曰：“汴州节木久名扬（原注：陶谷《清异录》云‘广陵，东南一都会，凡百颇类京师，号节木汴州’），更说康山有草堂。城市已云檀幽绝（原注：石刻米芾‘城市山林’四字，似属伪作），管弦何事闹纷忙。爱他梅竹秀而野，致我吟情静以偿。略步楼台高下者，谓应数点愧香光。”^[82]

四十九年，正是七岁小儿江振先康山召对的那一次，高宗为康山草堂题写“对山楼”匾及“笼亭水树宜凉影，匝砌烟花带露姿”、“时花二月之中遇，古树千年以上论”^[83]两联。御制诗《游康山》云：“新城南界有山堂，遗迹其人道姓康。曾是驻舆忆庚子，遂教题额仿香光（原注：庚子年南巡驻跸时，因董书‘康山草堂’额，笔法殊不类香光，遂仿董法重书‘康山草堂’四字，题额赐之）。重来园景皆依旧，细看碑书未异常（原注：草堂内复镌有石刻米芾书‘城市山林’四字，笔法无奇，亦似伪作）。述古虽讹近文翰，一游精鉴不妨详。”^[84]《仿董其昌书‘对山楼’因成口号》诗云：“草堂前度辨其假，今觉对山亦未真（原注：康山以康海落职后来此宴饮得名。旧有‘康山草堂’四字额，款署‘董其昌书’，然笔法实不类，因仿董法重书，字赐之。庚子南巡，有《即事》诗辨其伪。兹重游康山，见有‘对山楼’亦署董书，而伪更甚，因复仿董法，书额以赐）。更仿董书为题额，他时应有识真人。”^[85]又高宗《味余书室集》还有咏康山草堂诗一首（不知在何年），云：“园占繁华郡，名留康对山。小峰森削劣，曲水泻淙潺。自有园林致，都忘闕阙间。红尘飞不到，花鸟总幽闲。”^[86]

从以上可知，如果说江园以园亭、山水取胜，那么，康山草堂则以文物古迹、历史传说、书法艺术取胜。高宗显然喜好董其昌书法。园主人布置董其昌伪书“康山草堂”、“对山楼”额，使高宗领略到“精鉴”、辨伪的无穷乐趣，不能说构思不高明。

3. 江氏东园

东园是乾隆四十八年众商增建重宁寺和江春出资修梅花书院时，所修的另一处私家园亭。李斗关于江氏东园记载甚详，云：“先是郡中东园有二：天宁寺之东北园，即兰若，系天宁寺下院分房；莲性寺之东园，即贺园。皆非今江氏所构之东园也。”

“江氏因修梅花书院，遂于重宁寺旁复梅花岭，高十余丈，名曰东园，建枋楔，曰麟游凤

舞园。门面南，高柳夹道，中建石桥。桥下有池，池中异鱼千尾。

“过桥建厅事五楹，赐名‘熙春堂’及‘春色芳菲入图画，化机活泼悟鸢鱼’一联。御制诗（笔者按：“题熙春堂”为题）云：“重宁寺侧堂，佚荡霭韶光。老柏蔚今色，时梅发古香。玲珑湖石径，淡沱绣漪塘。适以熙春额，同民乐未央。”^[87]

“堂后广厦五楹，左有小室，四围凿曲尺池，池中置磁山，别青、碧、黄、绿四色，中构圆室，顶上悬镜，四面窗户洞开，水天一色，赐名‘俯鉴室’及‘水木自清华，方壶纳景；烟云共澄霁，圆镜涵虚’一联。御制诗（笔者按：题目“俯鉴室”）云：‘渌水泌围阶，文鱗游可数。匡床近阶置，鉴影座中俯。开奁照须眉，靚面忘宾主。设云堪喻民，其情大可睹。’^[88]是室屋脊作‘卍’字吉祥相。室外石笋迸起，溪泉横流，筑室四五折，逾折逾上。及出户外，乃知前历之石桥、熙春堂诣胜，尚在下一层。至此平台规矩更整，登高眺远，举江外诸山及南城外帆檣来往，皆环绕其下。”

“堂右厅事五楹，中开竹径，赐‘琅玕丛’。其后广厦十数间，为三捲厅，厅前有门，门外即文昌阁。（笔者：高宗有《琅玕丛》诗云：‘琅玕丛里小迴旋，戛振声清胜管弦。如以云楼幽迳拟，设施终觉逊天然’。^[89]）并书两联‘倚岩松翠龙鲜蔚，入牖篁新凤尾姿’与‘自觉园林延静赏，喜从香界觅新题。’”^[90]

“古梅花岭旧址无改。今因重宁寺旁土阜增而成岭。皆土山间石，石骨暴露，任石之怪，不加斧凿，锋棱如削，飘然有云姿鹤态，栽梅花数百株，皆玉蝶种，花比十亩梅园迟开一月，极高处有山亭，六角，花时便不见亭。”

“东园墙外东北角，置木柜于墙上，凿深池，驱水工开闸注水为瀑布，入俯鉴室。太湖石罅八、九折，折处多为深潭，雪溅雷怒，破崖而下，委曲曼延，与石争道，胜者冒出石上，澎湃有声。不胜者凸凹相受，旋漫萦洄，或伏流尾下，乍隐乍见，至池口乃喷薄直泻于其中。此善学倪云林笔意者之作也。门外双柏，立如人，盘如石，垂如柳，游人谓水树以是园为最。”^[91]

高宗于四十九年最后一次南巡，游净香园，游康山草堂，还游东园，为三园所书匾、联、诗作甚多。还有一首《万寿重宁寺纪事》诗，与东园有关，亦录存于此：“天宁寺后建重宁，众志殷勤未可停（原注：昨岁两淮盐政伊龄阿奏，众商吁请于扬州天宁寺寺后增建寺宇，以申忱悃。念其出于至诚，因谕所请，赐名万寿重宁寺）。祝颂虽称七月请，庄严过甚梵五经。却看植竹还植卉，溪必有池更有亭。太守闲情留岭在（原注：梅花岭在万寿重宁寺旁，府志载，明吴秀守扬州时，开濬城壕，积土为岭，树以梅，因名梅花岭），几株仍剩古梅馨。”^[92]

除上述三处著名园亭外，江氏还有：南河下街的随月读书楼，江春诗集即名以此楼；于随月读书楼对门为秋声馆，江春有《秋声馆饯菊》诗；徐宁门外有江家箭道，增构亭榭池沼、药栏花径，名曰水南花墅，钱尚书陈群为之题表香轩匾，自著有《水南花墅吟稿》；东乡构别墅，谓之深庄，著《深庄秋咏》。^[93]真可谓江氏园亭遍扬州，无人能与之相比。